

SHEGNMING DE

HELIU

郭克贤〇著

生命的

河流

河 东

生命的

郭克贤○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河流 / 郭克贤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229-07544-6

I. ①生… II. ①郭…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3022 号

生命的河流

SHENGMING DE HELIU

郭克贤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罗玉平

责任校对: 胡 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陈永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393 千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544-6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2002年,我意外地接到我外甥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是我二哥病危,要我立马回去。我回到家乡,与亲人接触,目睹家乡的变化,勾起了我对老家以及家乡的许多回忆。

回到重庆以后,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小说《生命的呼唤》。这是我第一部小说。是时,我已到古稀之年,在写作过程中,我觉得我的思维比年轻的时候还要敏捷,更有激情,文笔也比年轻的时候更为顺畅。我写完这部小说之后,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于是在闲暇之时,便拿起笔继续写小说,有时也写些诗歌、散文、电视连续剧等。我写的那些小东西,丝毫没有想发表的意思,纯粹是为了自我享受,自找乐趣。

在我酝酿第二部小说的时候,在我搜索我人生旅途中的记忆时,我过去所亲见亲闻亲历的许多事,常常在我胸中涌动,产生了写这部小说的强烈愿望。我把我的这部小说命名为《生命的河流》,这是我第一部小说的姐妹篇,但这部书的篇幅更长,工程更浩大。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完成这样的浩大工程吗?我鼓足勇气,一有空我就写。不想,我并没有费多大功夫,轻轻松松地就把它写完了。

我之所以能够这样顺利地完成这部书的写作,主要是因为我脑海中那些自然天成的故事太多了,用不着煞费苦心去编,写到哪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便会涌上心来。

举个例子吧,我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1957年,我参加一次反右斗争的批判大会,批判的是化学系二年级的一个学生。当时他年仅16岁。他在批判大会上痛哭流涕地高喊着:“同学们呀!大哥哥,大姐姐们呀!我已掉到汪洋大海里去了,请大家救救我吧!快给我扔救生圈啊!”当时我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一种怜悯之情便油然而生,我便真给他扔了“救生圈”。我说:“今天同学们对你的批判,便是给你扔的最好的救生圈,你应该紧紧地抓住这些救生圈,奋力地爬上岸来。”殊不知我的这次发言,被班上一个同学打了小报告。就因为这个,年级党支部书记在

我的档案中,给我下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础分子。这个结论,从此像幽灵一样伴随我度过了20多年的苦恼岁月。背了20多年沉重的思想包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中,我的内控历史才得以澄清,思想上的枷锁才得到了解放。当我写到那个年代时,这个故事便涌在了我的心上,也很自然地流露到了我的笔端。

在众多的文学流派中,我崇尚现实主义,崇尚真实,因为真实来源于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它不容许胡编乱造,它具有浑金璞玉般的美质。但是创作又不能像照相机一样,把生活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里来。它需要对生活素材,给予加工处理,但这种加工处理,应该是符合生活逻辑的,是真实可信的。有人写“三年自然灾害”某个地方一个母亲把自己的胃当作口袋,利用在集体磨坊里工作之便,偷偷地把粮食吞到胃里去,晚上回家去,将这些粮食吐出来养活了一大家子人,你信吗?在酒缸里撒尿,缸里的酒就会变成好酒,你信吗?像这样的故事把它当作笑料,哗众取宠还可以,或者当作梦幻也可以,对此,我却笑不出来。但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品,谁会信以为真呢?我的作品里,绝对没有类似的笑料,是绝对来自真实生活的。

由于自己的写作水平有限,小说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敬请读者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指正。

郭克贤

2013年11月

目 录

自序 / 1
第一卷
第一章 / 2
第二章 / 6
第三章 / 7
第四章 / 12
第五章 / 27
第六章 / 30
第七章 / 39
第八章 / 42
第九章 / 46
第十章 / 48
第十一章 / 58
第十二章 / 69
第十三章 / 72
第十四章 / 77
第十五章 / 81
第十六章 / 85
第十七章 / 95

第十八章 /	100
第十九章 /	102
第二十章 /	107
第二十一章 /	119
第二十二章 /	146
第二十三章 /	192
第二十四章 /	219

第二卷

第二十五章 /	222
第二十六章 /	236
第二十七章 /	247
第二十八章 /	248
第二十九章 /	252
第三十章 /	259
第三十一章 /	261
第三十二章 /	263
第三十三章 /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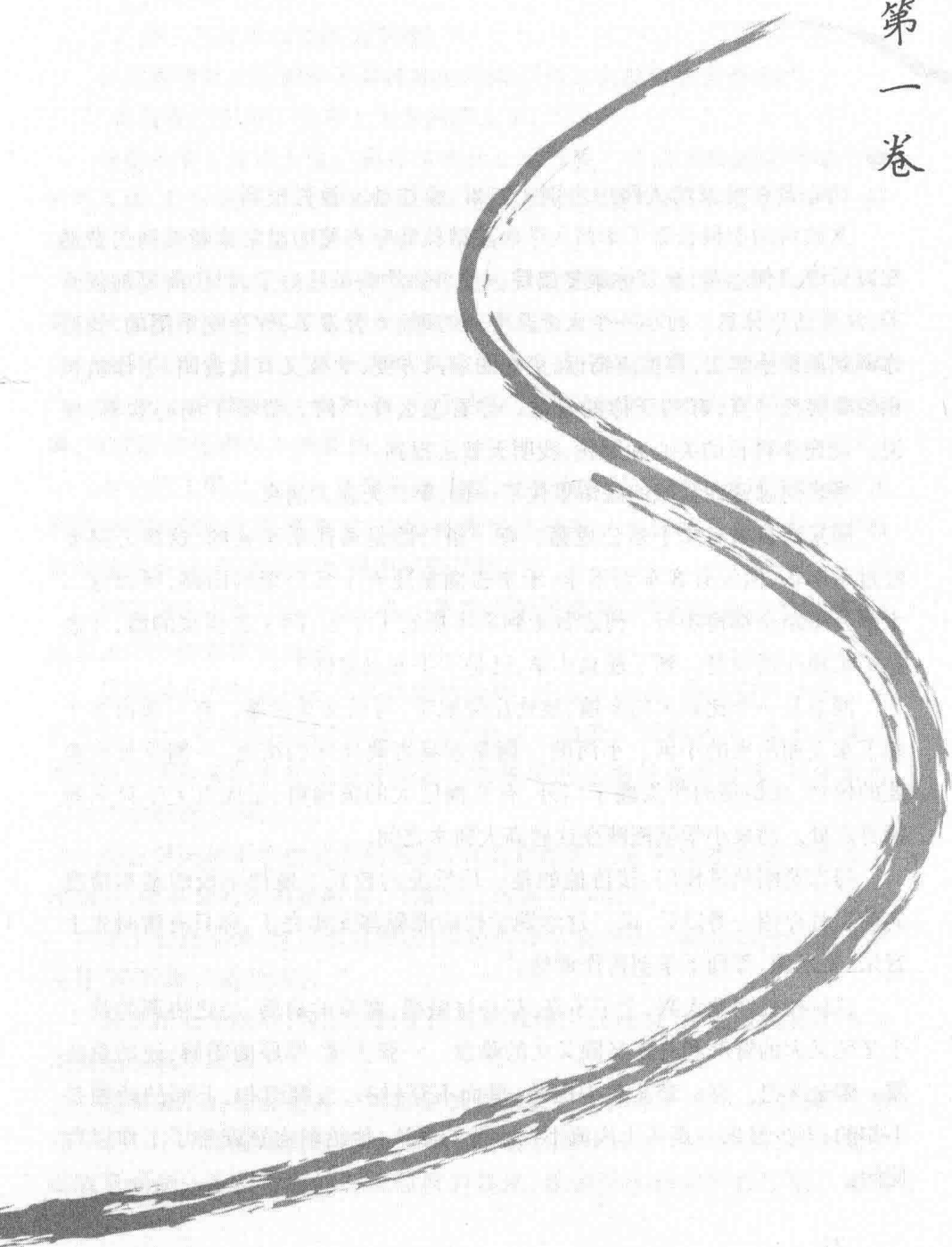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第三十四章 /	274
第三十五章 /	307
第三十六章 /	310

补遗卷

第三十七章 /	324
第三十八章 /	328
第三十九章 /	335
第四十章 /	342
第四十一章 /	346

第一卷



何志贤在吕家湾大路边告别了二哥，前往县文教科报到。

文教科的李科长看了华西大学医院结核病疗养院的出院诊断书和欠费通知以后说：“何志贤，祝贺你康复出院。看来你的病虽然好了，但仍需要加强营养，注意适当休息。村小一个人上几个班的课，太劳累了，你会吃不消的，我把你调到涌泉小学去，那里离街近，买吃的东西方便，学校又有伙食团，工作负担相应要轻松一点，有利于你的身体。你看怎么样？”何志贤听了满心欢喜，便说：“谢谢李科长的关心和照顾，我明天就去报到。”

当晚何志贤在县城的旅馆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去涌泉。

涌泉离县城有二十多公里路。有一条公路是通往乐至县的，这条公路要经过禾丰场，但没有客车到禾丰，禾丰去涌泉还有十多公里的山路，所以这二十多公里路全都得步行。何志贤走到禾丰场吃了午饭，问了去涌泉的路，才急急忙忙地往涌泉赶。到了涌泉小学，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涌泉是一个比较大的乡镇，地处丘陵地带，与乐至县接壤。有一条由多个地下水涌出来的小河。小河的一侧是颇具古典风味的街道，一侧是茂密葱茏的树林，在街道的西头栅子门外，有几棵巨大的黄桷树，是成百上千只乌鸦栖身之处。涌泉小学就掩映在这些高大树木之间。

何志贤刚踏进校门，接待他的是一位姓龙的校长。他把学校的基本情况向何志贤介绍一番以后，说：“这学期学校的课程都安排完了，你只有暂时先上音乐、美术课，等到下学期再作调整。”

这位校长叫龙大兴，个子不高，却身材魁梧，宽宽的肩膀，与之协调的是一个又肥又大的臂部和一张又圆又大的脸盘。一张大嘴，厚厚的嘴唇，说话总会露出一瓣金牙巴。穿一套蓝色中山装，里面不穿衬衫，五颗纽扣，上面的两颗是不扣的，多少显出一点名士风流不拘小节的派头，他给何志贤安排了工作以后便问：

“有没有问题”？

“问题不大。”

“满不满意？”

“无所谓，音乐、美术课也是需要老师去上的嘛。”

“会弹风琴吗？”

“不会。不过可以边教边学嘛！”

他咧着嘴露出那瓣金牙来诧异地问道：“你怎么没带被盖卷来？”

“被盖卷已送给一个考上大学的朋友了。”

龙校长皱了皱眉头说：“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睡的单人铺，只有我一个人睡的双人铺，这两天我老婆不在，和我暂时挤一挤还可以，我老婆来了就不好办了。”

当晚何志贤和龙校长一个铺睡，龙校长鼾声如雷，令何志贤无法入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龙校长还在睡梦中，何志贤就起床了。

他到处走走看看。原来这所学校是一个庙宇改建的，校门是庙宇的山门，山门的上方雕刻着“涌泉寺”三个大字。山门的两边有两棵特大的黄桷树，有成群的乌鸦在上面歇息。

庙宇的正殿是十多位老师的办公室，正殿的旁边有两间老师的卧室，正殿的东西两侧和前面是教室，正殿和教室之间有一个三四百平方米的用石板铺就的平地，那是供学生做课间操用的。

何志贤出了校门往下走，是一条宽大的石板路，再下面是一个篮球场。这是老师上体育课的场地。

篮球场上有位老师正在那里锻炼身体，何志贤走去，向这位教师做了自我介绍，这位老师也向何志贤做了自我介绍。他说：“我叫林干，是上学期才调到这个学校来教高年级体育课的。这操场的上面是高年级部，低年级部在大田的那面小河边。”

何志贤向林干手指的方向看去，离篮球场两三百米的地方似乎也是一座庙宇，被葱茏的松柏遮蔽着，只露出一些庙宇的脊角。

早上七点半钟，校长来到操场，他把何志贤介绍给了跟在他身后的教导主任，然后说：“吃早饭去。”

食堂在低年级部，何志贤跟在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后面，走过两根冬水田坎便到了低年级部。

低年级部的校舍比高年级部更为宽敞。它坐落在一座山丘脚下，最高一层一字儿排着四间教室，左右两侧也是同样大小的两间教室，教室前的石级下面是一个长方形的石板铺就的场地，是供学生做课间操用的。场地

的左右两侧是老师们的宿舍，西侧的宿舍下面是一个音乐教室，里面摆着一个风琴和足够一个班学生坐的板凳。食堂和厨房就在音乐教室的下面。厨房的旁边是一个澡堂。和厨房平行的是一个宽敞的长廊，长廊上摆着供老师吃饭的饭桌和凳子。

何志贤见过不少小学，校舍像这么宽敞的还真少见。

早饭时，校长把何志贤介绍给了全校的老师。

早饭后，何志贤独自一人到音乐教室去练习风琴，他先练习单手弹，后练习双手弹，再练习边弹边唱。还不到一周的时间，何志贤便基本上可以利用风琴教学生唱歌了。

学校有两个老师非常引人注意，一个女的叫施尚玉，据说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的太太，长得如花似玉，年轻美貌。她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天真可爱。一个男的叫刘定邦，中等身材，手脚麻利，他和施尚玉的关系有些暧昧，洗衣服时，他总把自己的衣服交给施尚玉洗。清衣服时，他总是一手拎着个脚盆，一手拿着个小水桶，跟在施尚玉的身后，去井边为施尚玉从井里把水一桶一桶地打到脚盆里，让她清衣服。

吃饭时，刘定邦总会添上三碗饭，两碗是施老师母女俩的，在同一桌上吃饭，有好吃一点的菜，生怕她们母女俩吃不到似的，大夹小夹地往施老师母女俩碗里夹。有时施老师对刘定邦的过分殷勤，显得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对他说：“别这样，别这样，人家看见多不好。”可刘老师并不在乎这些。课余饭后，施尚玉带着女儿出去或到街上逛街或在田边地头采摘野花，刘定邦总是要牵着或抱着施尚玉的小女孩跟在她的后面，三个人一起游玩，极像一个快乐幸福的一家人。

刘定邦极喜欢施尚玉，由于他喜欢施尚玉，所以也很喜欢施尚玉的女儿，把她的女儿视为亲生的一般，不过他要想去亲近施尚玉时，又觉得女儿在他们中间有些碍事。

一个星期天，施尚玉的母亲从禾丰老家来探视她女儿和外孙女，发现自己的女儿和刘老师之间的暧昧关系，她问施尚玉：

“你喜欢他？”

尚玉不好正面回答母亲，只是说：“他很关心我，也爱帮我做事。”

“那你是不是爱上他了？跟妈说老实话，妈会支持你的。”

尚玉沉默了一会儿，露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说：“妈，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好不好？”

“儿女的婚姻大事，当妈的能不关心吗？你丈夫已死去三年多了，你已不年轻了，找个你称心如意的人，跟他结了婚也就了结了妈的一桩心事。”按

尚玉妈看来,男女之间只要情投意合恋爱结婚,便会水到渠成,没有什么不好说的。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刘定邦是结过婚的,虽是包办婚姻,但没有和原来的妻子解除婚约,是不能再婚的。这点施尚玉是知道的,从她与刘定邦在一起时,她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告诉人们,她不是不爱刘定邦,而是不敢去爱,她怕她一旦坠入爱河,刘定邦离不了,岂不是会陷入痛苦的深渊吗?所以她不敢回答母亲的再三追问。

刘定邦却不一样,他毕竟是个大男人,他觉得人生一世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便是天大的遗憾。他要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至于离婚的事,他却看得很简单。他认为解放了,提倡的是自由恋爱,过去那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应该废除,不仅是现在,过去也是只要一方提出来就可以离掉。他几次想要向施尚玉求婚,可是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不好开这个口。

尚玉的母亲来学校,看见他和尚玉有暧昧关系,不仅没有丝毫反感,而且还亲切地叫他小刘,叫他做这做那的。定邦觉得尚玉母亲很喜欢他,更增强了他追求尚玉的信心。

尚玉她妈在女儿那里打听女儿的心思没有打听出来,便想从刘定邦那里打听打听。

一天下午六点多钟,吃完饭后,其他教师都回寝室休息去了,食堂里只留下尚玉一家三口和刘定邦。平时这个时候,尚玉总是带着女儿和刘定邦一起出去散步,可这天尚玉她妈,却坐着不动,并说:

“尚玉,你带着孩子出去走走,我想和小刘单独聊聊。”

尚玉说:“妈,有什么聊的,我们都一起去走走吧!”

“我不想走。”

“老刘,我们一起去走走!”也看见刘定邦没有挪步,于是大声地说,“走呀,走呀!”

刘定邦怕苦恼了尚玉,站起身来向尚玉母亲拱手说:“伯母,实在对不起。”说完便跟尚玉一起出去了。

尚玉的母亲在学校住了一个星期,始终没有与定邦单独聊天的机会,无法打听到他与尚玉之间的实情,于是带着外孙女回禾丰去了。定邦心里暗暗地感到高兴。

第二章

一天，校长龙大兴看见林干走路一瘸一拐的，便问道：“林老师，你怎么了？”林干说：“屁股上长了个疮，痛得厉害。”“那你不去找何志贤看看，他可是我们学校的卫生员。”“他又没有学过医，找他有什么用？”“你可别小看了他，他在成都华西大学医院住了十个月的医院，又长期在订《大众医学》看，他在医学方面比我们哪个老师都懂得多。”

学校虽然安排了何志贤做卫生员的工作，但是不仅没有医务室，连一个像样的药箱也没有。校长（老师们都叫他“龙头”）找到何志贤说：“林干老师屁股上长了个疮，你抽时间去给他看看。”志贤说：“龙头，你给我那个木匣子药箱里除了有几样感冒药外，什么都没有，我给他看了，又不能给他治，有什么用？”龙头听了，觉得有道理，便说：“你去找总务主任蒋尔昌，需要买什么医疗器械和药，开个单子给他，叫他去买好了。”

志贤回到办公室，用横格纸开了个单子交给蒋尔昌后，到林老师房间里去看林老师屁股上的疮。志贤叫林老师把裤子解开趴在床上，看了看，又用手捏了捏，知道林老师长的是乡里人叫的硬结子疮。志贤小时候生这种疮，那时母亲用铁篱笆刺的叶子冲成糊状贴，给治好的。可是这种病他家乡很多，涌泉寺却没有见过。

何志贤对林干说：“你怎么不早一点说，早一点说每天用几次热敷就敷好了，现在已经在长脓了，想敷也敷不散了。你要想好得快一点，只有动手术，如果不愿意动手术，只有等它烂穿了把脓挤干净，上点药也会好。”“你能动手术？”“有什么不能动的。明天蒋尔昌买回手术刀来，我就给你动。”

第二天蒋尔昌买回了手术刀，何志贤把手术刀消了毒，在林干疮上划了一条小口，用手把其中的脓水血挤干净，再上了点消炎粉，用纱布把伤口捂住，过两天，林老师的疮就好了。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一件小事，可在全校老师中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都说何志贤懂医术。师生们有个三病两痛的都来找何志贤看。

一天，一个叫蔡宜南的教师突然发病，肚子疼得要命，在床上蜷着两腿哎哟呻吟，志贤问他腹痛的部位，他指着下腹部的右边说：“就是这儿。”志贤

用手去按了按，蔡老师立刻大声呼喊。志贤知道痛处是盲肠的位置，于是对龙头说：“蔡老师的病，很可能是急性盲肠炎，这病一点也耽搁不得，得赶快送简阳卫生院作盲肠切除手术。晚了要是盲肠化了脓，穿了孔，会有生命危险的。”

龙头听了志贤的话，马上到街上的蒋尔昌家里去，让他叫一乘滑竿把蔡老师送去简阳卫生院。并叫何志贤护送。

一路上蔡宜南在滑竿上痛得喊爹喊娘的。走拢卫生院，何志贤将蔡宜南的病向医生陈述了一遍，那医生立刻喊两个护工用担架抬到二楼外科室，经外科医生诊断，果然是急性阑尾炎，旋即将蔡抬到手术室手术台上。

抬滑竿的已经离去，何志贤还守候在手术室外。经过一个多钟头的手术，医生走出手术室，对志贤说：“手术很顺利，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何志贤说：“我想留在这儿照顾蔡老师。”医生说：“不用了，我们医院有医生护士照顾他。”“病人要多久才出得了院？”医生说：“一个星期内，伤口拆了线就可以出院了”。

何志贤离开医院，在城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回到学校，把蔡老师动手术的情况向校长汇报了一遍。一旁的校长夫人听说蔡宜南动手术时动了一个多钟头，便说：“不知道蔡老师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志贤说：“动手术，其实并不痛，因为手术前要打麻药针。”

第三章

龙校长的夫人，大家都叫他龙嫂，龙嫂没有上过学，龙大兴初中毕业时就和她结了婚。她非常喜欢自己的丈夫。龙大兴在简阳二中读高中时，她就在家养一群鸡、一群鸭，把鸡、鸭下的蛋，拿到街上去卖了来供大兴零花钱。有时大兴星期天回家，她就把自己卖蛋的钱全拿给大兴。大兴不要，说：“我在学校吃政府供给的伙食，不用花钱，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可龙嫂却不高兴，总要硬塞给他，说：“公家的伙食不好，你可以上街买些你喜欢的东西来吃”。

如果龙大兴有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她就会亲自到县城去，送钱给大

兴。大兴高中毕业，在云龙小学教书，离家近，早出晚归，只有星期天才能留在家里帮妻子干些农活，夫妻俩的生活，过得和和美美、甜甜蜜蜜的。解放后，龙大兴调到涌泉小学当校长，农闲时，妻子常常是一月两月地到学校来住，来时，总要给大兴捎来一篓鸡蛋或咸鸭蛋来，她在地边用石头砌了个灶，每天早上都要煮两个荷包蛋给大兴吃。她把蛋煮好了端到床前，让龙大兴吃完了蛋才起床。妻子的温柔体贴，令他感到很满足。有人跟他开玩笑说：“龙头老婆是个农村妇女，又长得不乖，何不另找一个年轻美貌的？”他总是笑盈盈地说：“家有良妻，过得舒心。”

刘定邦却不一样，自从他妻子和他成亲以来，不管妻子对他如何好，他总是不喜欢妻子一针一线为他缝制的衣裳，做的鞋他一天也不穿，连试都不试一下。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几年来从来不回家，他一心想和妻子离婚和施尚玉重新组建个家庭。他也曾隐隐约约地向施尚玉吐露过，可施尚玉却不置可否，只是说：“你离不离婚，那是你的事，到时候再说吧。”

一天，刘的妻子在刘父母的支持下，从九龙的农村，来到了学校。她一只手提着一篓鸡蛋，一只手挎着一个用印花方巾打的包裹。到了学校，正是黄昏时分，学校老师已吃过晚饭，她伫立在球场上面路边的一棵麻柳树下，东张西望的不知往哪里走。

何志贤和林干正在球场上练习投篮，看见一个妇女在那里东张西望的，何志贤便上前去问：“大嫂，你想找谁？”“找我的丈夫刘定邦。”何志贤把手中的篮球交给林干，说：“我带你去找！”

何志贤领着刘的妻子到高年级部刘定邦的宿舍里去找。刘定邦不在，门是开着的。何志贤说：“刘嫂，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找。”

他从刘的卧室门口转身去找人，正遇见龙大兴。志贤说：“刘老师的爱人来了，不知道刘老师到哪里去了。”龙头说：“怕是和施老师他们打望去了。刘老师的爱人在哪里？”何志贤把龙头带到刘的卧室，向刘嫂介绍道：“这是我们学校的校长，龙头。”

刘嫂站起身来，说了声“校长好”。然后腼腆地坐在床沿上。

何志贤说：“龙头，你在这儿和刘嫂说说话，我去找刘老师。”

何志贤走后，龙头坐在刘卧室一把木靠背椅上和刘嫂聊开了。

他说：“刘嫂，今天从哪里来的？”“从九龙乡下。”“啊呀！九龙到这里，怕有百十来里呀！大嫂真是好脚力。”“家里都有些什么人？”“父亲、母亲、大哥、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两个侄儿。”刘嫂心里有个疑团，一直解不开：教师每年都有寒暑假，为什么没有见她丈夫回过家？于是她便向校长打听这事。但又不好意思说出丈夫嫌弃她，不想回家的实情，露出一副嗫嚅的样子来。

校长看出了刘嫂想说什么又不敢大胆说的样子,于是便说:“刘嫂,想说什么尽管说,不要怕,有我呢?”刘嫂迟疑一会儿,终于放大胆子问道:“校长,你们学校,不放寒假,暑假?”“你说得对,这两年教师寒暑假都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都要集中到县里或区里学习。我们多数教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嘛!思想里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嘛!不改造怎么行呀?”

“一天假也不放?”“放是放,只不过放假的时间很少,最多也不超过一个星期。”刘嫂心里诅咒道:一个星期七天,为啥不回家看看,心里想起就是气,可是她在校长面前,又不好开口说出自己心里话,只是叹了口气说:“放假的时间也确实太短了,难怪我丈夫一个假期也没有回来过。”龙头知道刘定邦恋着施尚玉,但他们毕竟还没做出越轨的事情,不好过问他们夫妻之间的事,于是便岔开了话题,问:“刘嫂走这么远的路,吃过饭没有?”刘嫂说:“中午在简阳城里吃过一碗小面。”“简阳到这里五十多里路,饿着肚子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饿了吧?走,跟我到食堂去弄点饭吃。”龙头把刘嫂带到食堂。

厨工麻三正在跟老师烧洗澡水。校长说:“麻三,快给客人热点饭菜来。”刘嫂在食堂吃饭。

何志贤在后山的树林里找到了刘定邦,跟刘说:“刘老师,你爱人来了。”刘定邦听了这话,像被棒棒击了一下似的,脑门“轰”的一声,惊诧地说道:“你开什么玩笑?”“真的,不信,你回宿舍看去。”

刘定邦知道何志贤从不说假话,也没有看见过他逗过谁。他知道,他妻子来学校找他是实实在在的。他要面对一个自己不愿意见面而又不得不见面的妻子,怎么办呢?他的脑子里盘算着,他既不能把心里的怨气一股脑儿地泼向妻子,惹怒妻子,又不能向妻子表现出爱慕之情,更不能跟她做爱。他准备冷处理他妻子。但对于性格暴躁的他做到冷处理谈何容易啊!

刘定邦急匆匆地赶回宿舍。一进门就看见屋里抽屉桌上放着一篓鸡蛋,床上搁着他妻子冬天用的方围巾捆成的包裹。却没有看见他妻子。他闷闷不乐地坐在床沿上本想去解开包裹,看看他妻子给他捎来了什么,却没有这样的兴致。

过了一会儿,刘嫂吃完饭,同龙头一起回高年级部,走到刘定邦宿舍前,看见刘定邦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床沿上。“你回来了”。妻子小声地问道,跨进屋去。龙大兴看见他们夫妻见面,不好进屋插在他们中间,便悄悄地离开了。

刘定邦仍然坐着一动不动的,一张脸冷若冰霜。妻子把包裹打开把毛衣拿出来,说:“我给你织的,试试看,合不合身?”妻子抿嘴笑着把毛衣递给

定邦。刘定邦一把抓过毛衣扔在床上,说:“谁叫你来的,也不打声招呼!”他瞪大眼睛,盯着妻子,妻子一惊,两个眼眶湿润了,说:“我大老远的来看你,错了?”妻子感到委屈心里难过,禁不住,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错没有错,你心里明白。我们的结婚本来就是个错误。”

“不错已经错了,你就不能将就一点!”

“错了,就得改!”

“怎么个改法?”

“离婚!”

妻子听到刘定邦要跟她离婚,便抽咽着哭出声来,她心里感到既难受,又气愤,当初刘定邦的父母亲托媒人多次来向她父母提亲,说刘定邦有文化,有教养。他父母看上了她模样好看,人品好,能干,有孝心,有礼貌,守规矩,一门心思要刘定邦娶她,她父母才答应了这门婚事。结婚后才知道她丈夫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能便宜了他。于是说道:“离婚可以,你还我一个干净的女儿身!”刘定邦知道妻子指的是结婚当晚被父母强迫同妻子过夜的那事儿。他却根本没把那事放在心上,他想不少名人也被父母包办成婚跟妻子同过房,后来还不是在外面找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刘定邦一心想离婚,便给妻子谈条件,说什么他的工资只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给她,还说什么帮她找一个称心如意的爱她的丈夫等等。但他妻子并不在乎这些,除了哭泣,还是哭泣。

晚上睡觉,夫妻共同睡在一张床上,但谁也不理睬谁,各自把脸面朝一边睡。第二天,刘嫂一早起来用毛巾擦干脸上的泪痕,早饭没吃,连招呼也没有打,拿着她的方围巾,就悄悄地回家去了。

刘嫂头天来,第二天走的消息很快在学校老师中传开了。悉知内情的人,多数都心照不宣,但也有的把刘嫂同施尚玉作比较。有说刘嫂比尚玉年轻美貌的,只是没有施尚玉那样爱收拾打扮,没有施尚玉那样的文化罢了。也有说刘定邦福中不知福,放着一个纯朴可爱的妻子不爱,偏要去另找新欢。

何志贤因才来学校不久,还不十分了解内情,便问龙头:“怎么刘定邦的爱人昨天才来今天就走了呢?”龙头说:“总是他不喜欢她呗。”

“我看刘嫂蛮好的嘛,为什么他就不喜欢她呢?”

“总是嫌人家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嘛?”

“你爱人不也是农村妇女,也没有文化,我看你和龙嫂不是很恩爱吗?”

“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嘛!有句话,不知你听没听说过:‘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定邦跟我不一样,你知道他脑子里安的是什